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事實類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事實類苑

(宋)江少虞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事實類苑

(宋)江少虞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7.25 插頁4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800

ISBN 7-5325-1559-1

Z·230 定價：16.60元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三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宋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鬆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冊目次

事實類苑

宋江少虞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三

輯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勳文慶勛

總校官中書臣朱鈺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林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事實類苑

雜家類五

雜纂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宋江少虞撰少虞字里未詳據序首自題稱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而江西通志亦未載其履貫蓋其事蹟已不可復考矣其書成於紹興十五年以宋代朝章國典見於諸家記錄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甚多而辟散不屬難於稽考因為選擇類次之分祖宗聖訓君臣知遇名臣事迹德量智識顧問奏對忠言謹論典禮音律官政治績衣冠盛事官職儀制詞翰書籍典故沿革詩賦歌詠文章四六曠達隱逸仙釋僧道休祥夢兆占相醫藥書畫技藝忠孝節義將相才畧知人薦舉廣知博識風俗雜詠凡二十四門自序作二十八門蓋傳錄之訛也所引之

書悉以類相從全錄原文不加增損而以書名注明每條之下共六十餘家凡用功十四年而成故微採極為浩博至其雜摭成編有一事為兩書所載而先後並存者又如邊鎬稱述和尚等事及諸家詩話所摘唐人詩句皆與宋朝事實無闕亦槩錄之未免有汜濫之失然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畧具於斯實可資於辨証王士禎居易錄稱為宋人說部之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二

宏脩而有裨於史者良非虛語至其間若國朝事始三朝聖政錄三朝訓鑒蓬山志忠言諫論元豐聖訓傳商公佳話兩朝實訓熙寧奏對劉真之詩話李學士叢談等書俱已久佚無傳均藉此足以考見一二足尤說家之總彙矣王士禎又載此書四十卷而今本實六十三卷檢勘諸本皆合並無同異疑亦士禎筆誤之失云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記

三

事實類苑原序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籍籍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哀概有所未盡况軼入他說者歷年浸久疎殘之餘不少驟見則史失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宋肇興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憲物容典雖古治而增華未有緝熙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嚴萬代然而秘省邃嚴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日今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憲於世者筆之載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嘗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語一言皆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抵牾者自餘據

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為一書名曰皇

宋事實類苑聖護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勲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異域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為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覽而太平遺逸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庶幾乎尚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深愧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門之末不敢斷以已意錄而存之將以有望於後之君子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云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江少虞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一

宋 江少虞 撰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名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毋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錢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陸辭之曰飯感泣再拜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袱封

識甚密以賜且戒以塗中密觀洎即堂啟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秦亭之西地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郡地數百里築堡阨其要害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為穆殿渭而上後蕃部率帳屬絕渭登棧殺防兵出師與我戰我兵剪戮甚眾生擒數十人繫俘於獄以聞太祖憫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

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遣邊州之捷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

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里於朝

並陳水紀聞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謀之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錢俶進寶犀帶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

假請宣示一觀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假大嫚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大寒太祖著帽絮被裘御講武殿覆帳曰此中寒尚不能絮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將持賜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因欽祚入辭以匣綰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漢瓊等皆股栗畏憚此所以見御將之恩威皆出於一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太祖服用儉素退朝常用絁袴麻鞋寢殿門懸青布緣

簾殿中設青布幔

以上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

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階猶曰崇政殿說書云

出傳商公佳話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

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假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假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出東新筆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棗曰今之武臣亦當使之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出涑水記聞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致理之要多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四

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宰相須用儒者

盧後果大用蓋摩於此

出文正公筆錄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財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

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彼中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

北庭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募戰士以圖

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

出歸田錄

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太祖朝嘗衣貼絨鋪翠襦

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

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

官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窳利展轉販易

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

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

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

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

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

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

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於地令持碎之曰

汝以何器貯食似此不亡何待

以上見楊文公集

太祖露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

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

物色之矣自後普不復敢言

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懼至醉經宿未嘗不

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子可斬也此天

子解舍耳汝敢敗之耶

始平公云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田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

殺之既而嘆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

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常寵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

上曰汝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

故不樂也

太祖採聽明遠每遇邊聞之事纖悉必知有聞者自蜀

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聞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仙

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

此蜀民愚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齒

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

年昶遣諜者孫遇齋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為

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過指畫山川曲折關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策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寇城寨止籍器甲芻糧耳。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起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始降。執赴關。大將王仁贍自劍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彰已惡。歷數全斌等數將貪贖財貨縱弛兵律。俱為所訴。反欲以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懼止有曹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一人耳。臺臣請深治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已上

出宋水紀聞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光義為先鋒。曹彬為都監。沈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三千人。是時曹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令委任者轉亂殺人。又曰：曹彬但

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授金州節度。餘皆進擢之。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殺降卒。緣臣商量國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肯署字。太祖令取進呈。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為對朕堅自伏罪？曰：臣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璵璵琬琇時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已上出丁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寶九年雪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旦尚未

霽太祖遣中使橋無畏三藏塔與之誓言倘不即止毀

其浮圖又俾近臣齋詔與徽神宿齋日雨不止當施柁

楫於汝至太極殿齋宿辰巳間雨霽洛陽令督役夫輩

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還雨復作無畏西僧唐開元

中至長安玄宗甚禮重之每祈雨輒應事具李德裕次

柳氏舊聞及李華碑

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

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

欽定四庫全書

事見楊文公談苑

宿衛厚其糧賜屠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

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

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曰

蕞爾城而久不下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

必取之上曰吾蒐簡訓練汝曹心盡力竭矣汝曹天下

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廉

減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

激往往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散敗

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我用

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

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聞則走河東耳上怒

命以鉄撻撻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得死君事臣之

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衣帶及

鞍勒拜太府卿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太祖讓

欽定四庫全書

事見楊文公談苑

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

亡不能殉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

我當如事李氏也

並見宋水紀聞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

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人可

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寢弱當使之勿

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道

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

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軍擁迫而回不得已而狗衆怒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君不得殺害百姓不得取奪財物能從吾令則不違汝推戴於是三軍曰不敢違命出丁晉公談錄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撾者上問曰此何以異於常撾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撾首視之撾首即劍柄也有刀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此時此物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遵慎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創復稱疾上怒宰相論遣人臣

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已上出渚水紀聞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靡康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

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候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外馬步軍都頭嘗好言外事一日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民無二上而奉命者不正其名此大辱國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上即日遣廣為使俶猶疑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床西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嘗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略如此

劉鋹性絕巧自結真珠鞍勒為龍戲之狀獻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駭服償以錢三百索上謂左右曰移此心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閩中多置醜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危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至煩王師致討罪在不